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

眾仙知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，齊下篷來，迎接上篷，行禮坐下。燃燈曰：「眾道友先至，貧道來遲，幸勿以此介意。方今十絕陣甚是凶惡，不知以何人為主？」子牙欠身打躬曰：「專候老師指教。」

燃燈曰：「吾此來，實與子牙代勞，執掌符印；二則眾友有厄，特來解釋；三則了吾念頭。子牙公請了！可將符印交與我。」

子牙與眾人俱大喜曰：「道長之言，甚是不謬。」隨將符印拜送燃燈。

燃燈受印符，謝過眾道友，方打點議破十陣之事。

聞太師在營中請十天君上帳，坐而問曰：「十陣可曾完全？」

秦完曰：「完已多時。可著人下戰書，知會早早成功，以便班師。」

聞太師忙修書，命鄧忠往子牙處來下戰書。

書曰：「征西大元戎太師聞仲書奉丞相姜子牙麾下：古云：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今無故造反，得罪於天下，為天下所共棄者也。屢奉天討，不行悔罪，反恣肆強暴，殺害王師，致辱朝廷，罪亦罔赦。今擺此十絕陣已完，與爾共決勝負。特著鄧忠將書通會，可准定日期，候爾破敵。戰書到日，即此批宣。」

子牙看罷書，原書批回：「三日後會戰。」

聞太師乃在大營中設席，款待十天君，大吹大擂飲酒。飲至三更，出中軍帳，猛見周家蘆篷裏，眾道人頂上現出慶雲瑞彩，或金燈貝葉，瓔珞垂珠，似簷前滴水，涓涓不斷。

十天君驚曰：「崑崙山諸人到了！」眾皆駭異，各歸本陣，自去留心。

不覺便是三日。那日早晨，成湯營裏砲響，喊聲齊起，聞太師出營，在轅門口，左右分開隊伍，乃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；十陣主各按方向而立。

只見西岐蘆篷裏，隱隱旛飄，靄靄瑞氣，兩邊擺三山五嶽門人，只見頭一對是哪吒、黃天化出來；二對是楊戩、雷震子；三對是韓毒龍、薛惡虎；四對是金吒、木吒。

燃燈掌握元戎，領眾仙下篷，步行排班，緩緩而行。只見赤精子對廣成子；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；道德真君對懼留孫；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；慈航道人對黃龍真人，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；十二位上仙，齊齊整整擺出；當中梅花鹿上坐燃燈道人；赤精子擊金鐘；廣成子擊玉磬。

只見「天絕陣」內一聲鐘響，陣門開處，兩桿旛搖，見一道人騎黃斑鹿，秦天君飛出陣來。

燃燈道人知道此陣應先有十人應劫，每陣一人，但看左右並無一個在劫之人。忽然空中一陣風聲飄飄，落下一位仙家，乃玉虛宮第五位門人鄧華是也；拎一根方天畫戟。見眾道人，打個稽首，曰：「吾奉師命，特來破天絕陣。」

燃燈點頭自思道：「數定在先，怎逃此厄！」尚未回言，只見秦天君大呼曰：「玉虛教下誰來見吾此陣。」鄧華向前言曰：

「秦完慢來，不必持強，自肆猖獗！」

秦完曰：「你是何人，敢出大言？」

鄧華曰：「業障！你連我也認不得了？吾乃玉虛宮門下鄧華是也。」

秦完曰：「你敢來會我此陣否？」

鄧華曰：「既奉敕下山，怎肯空回！」提畫戟就刺。秦完催鹿相還，步鹿交加，殺在「天絕陣」前。

未及三五回合，秦完空丟一翮，往陣內就走。鄧華隨後趕來；見秦完走進陣門去了，鄧華也趕入陣內。

秦天君見鄧華趕急，上了板臺，臺上有几案，案上有三首旛。秦天君將旛執在手，左右連轉數轉，將旛往下一擲，雷聲交作。只見鄧華昏昏慘慘，不知南北西東，倒在地下。

秦完下板臺，將鄧華取了首級，拎出陣來，大呼曰：「崑崙教下，誰敢再觀吾天絕陣！」

燃燈看見鄧華首級，不覺咨嗟：「可憐數年道行，今日結果！」又見秦完復來叫陣，乃命文殊廣法天尊先破此陣，燃燈分付務要小心！」

文殊曰：「知道。領法牒。」作歌出曰：「欲試鋒芒敢憚勞，凌霄寶匣玉龍號。手中紫氣三千丈，頂上凌雲百尺高。金闕曉臨談道德，玉京時去種蟠桃。奉師法旨離仙府，也到紅塵走一遭。」

文殊廣法天尊問曰：「秦完，你截教無拘無束，原自快樂；為何擺此天絕陣陷害生靈。我今既來破陣，必開殺戒。非是我等滅卻慈悲，無非了此前因。你等勿自後悔！」

秦完大笑曰：「你等是閑樂神仙，怎的也來受此苦惱。你也不知吾所陣中無盡無窮之妙。非我逼你，是你等自取大厄！」

文殊廣法天尊笑曰：「也不知是誰取絕命之愆！」

秦完大怒，執鎗就打。天尊道：「善哉！」將劍擋架招隔。未及數合，秦完敗走進陣。天尊趕到「天絕陣」門首，見裏風颯颯寒霧，蕭蕭悲風，也自遲疑不敢擅入。

只聽得後面金鐘響處，只得要進陣去。天尊把手往下一指，平地有兩朵白蓮而出。天尊足踏二蓮，飄飄而進。

秦天君大叫曰：「文殊廣法天尊！縱你開口有金蓮，垂手有白光，也出不得吾天絕陣也。」

天尊笑曰：「此何難哉！」把口一張，有斗大一個金蓮噴出；左手五指裏有五道白光垂地倒往上捲；白光頂上有一朵蓮花；花上有五盞金燈引路。

秦完將三首旛，如前施展，只見文殊廣法天尊頂上有慶雲升起，五色毫光內有纓絡垂珠掛將下來，手托七寶金蓮，現了化身。

秦天君把旛搖了數十搖，也搖不動廣法天尊。天尊在光裏言曰：「秦完！貧道今日放不得你，要完吾殺戒！」把遁龍椿望空中一撒，將秦天君遁住了。

此椿按三才，上下有三圈，將秦完縛得逼直。

廣法天尊對崑崙打個稽首曰：「弟子今日開此殺戒！」將寶劍一劈，取了秦完首級，拎將出「天絕陣」來。

聞太師在墨麒麟上，一見秦完被斬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殺老夫！」催動坐騎，大叫：「文殊休走！吾來也！」天尊不理，麒麟來得甚急，似一陣黑煙滾來。

燃燈後面黃龍真人乘鶴飛來，阻住聞太師，曰：「秦完天絕陣壞吾鄧華師弟，想秦完身亡，足以相敵。今十陣方纔破一，還有九陣未見雌雄；原是門法，不必持強，你且暫退！」

只聽得地烈陣一聲鐘響，趙江在梅花鹿上，作歌而出：「妙妙妙中妙，玄玄玄更玄。動言俱演道，默語是神仙。在掌如珠異，當空似月圓。功成歸物外，直入大羅天。」

趙天君大呼曰：「廣法天尊既破了天絕陣，誰敢會我地烈陣？」

燃燈道人命韓毒龍：「破地烈陣走一遭。」

韓毒龍躍身而出，大呼曰：「不可亂行！吾來也！」

趙天君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見我？」

韓毒龍曰：「道行天尊門下，奉燃燈師父法旨，特來破你地烈陣。」

趙江笑曰：「你不過毫末道行，怎敢來破吾陣，空喪性命！」提手中劍飛來直取。韓毒龍手中劍赴面交還，劍來劍架，猶如紫電飛空，一似寒冰出谷。

戰有五六回合，趙江揮一劍，望陣內敗走。韓毒龍隨後趕來，趕至陣中。趙天君上了板臺，將五方旛搖動。四下裏怪雲捲起，一聲雷鳴，上有火罩，下上交攻，雷火齊發。

可憐韓毒龍，不一時身體成為齏粉。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，有清福神祇引進去了。

趙天君復上梅花鹿，出陣大呼：「闡教道友，別著個有道行的來見此陣，毋得使根行淺薄之人至此枉送性命！誰敢再來會吾此陣？」

燃燈道人曰：「懼留孫去走一番。」懼留孫領命，作歌而來：「交光日月煉金英，二粒靈珠透室明。擺動乾坤知道力，逃移生死見功成。逍遙四海留蹤跡，歸在玄都立姓名。直上五雲雲路穩，紫鸞朱鶴自來迎。」

懼留孫躍步而出，對趙江曰：「趙江，你乃截教之仙，與吾輩大不相同，立心險惡，如何擺此惡陣，逆天行事！休言你胸中道術，只怕你封神臺上難逃目下之災！」

趙天君大怒，提劍飛來直取。懼留孫執劍赴面交還。未及數合，依前走入陣內。懼留孫隨後趕至陣前，不敢輕進；只聽得後有鐘聲催響，只得入陣。

趙天君已上板臺，將五方旛如前運用。懼留孫見勢不好，先把天門開了，現出慶雲，保護其身，然後取緬仙繩，命黃巾力士將趙江拿在蘆篷，聽候指揮。

懼留孫將緬仙繩命黃巾力士拎住蘆篷下一摔，將趙江跌的三昧火七竅中噴出，遂破了「地烈陣」。懼留孫徐徐而回。

聞太師又見破了「地烈陣」，趙江被擒，在墨麒麟背上，聲若巨雷，大叫曰：「懼留孫莫走！吾來也！」

時有玉鼎真人曰：「聞兄不必這等，我輩奉玉虛宮符命下世，身惹紅塵，來破十陣；纔破兩陣，尚有八陣未見明白。況原言過門法，何勞聲色，非道中之高明也。」把聞太師說得默默無言。

燃燈道人命：「暫且回去。」聞太師亦進老營，請八陣主帥，議曰：「今方破二陣，反傷二位道友，使我聞仲心下實是不忍！」

董天君曰：「事有定數。既到其間，亦不容收拾。如今把吾風吼陣定成大功。」與聞太師共議。

燃燈道人回至篷上，懼留孫將趙江提在篷下，來啟燃燈。燃燈曰：「將趙江吊在蘆篷上。」

眾仙啟燃燈道人：「風吼陣明日可破麼？」

燃燈道：「破不得。這風吼陣非世間風也。此風乃地、水、火之風。若一運動之時，風內有萬刀齊至，何以抵當？須得先借得定風珠，治住了風，然後此陣方能破得。」

眾位道友曰：「那裏去借定風珠？」

靈寶大法師曰：「吾有一道友，在九鼎鐵叉山八寶雲光洞，度厄真人有定風珠。弟子修書，可以借得。子牙差文官一員，武將一員，速去借珠；風吼陣自然可破。」

子牙忙差散宜生、晁田文武二名，星夜往九鼎鐵叉山八寶雲光洞來取定風珠。二人離了西岐，逕往大道。

非止一日，到了九鼎鐵叉山。宜生、晁田二騎上山，至洞門下馬，只見有一童子出洞。

宜生曰：「師兄，請煩通報老師：西周差官散宜生求見。」童子進裏面去。

少時童子道：「請。」宜生進洞，見一道人坐於蒲團之上。宜生行禮，將書呈上。

道人看書畢，對宜生曰：「先生此來，為借定風珠。此時群仙聚集，會破十絕陣，皆是定數；我也不得不允。況有靈寶師兄華札，只是一路去須要小心，不可失誤！」隨將一顆定風珠付與宜生。

宜生謝了道人，慌忙下山，同晁田上馬，揚鞭急走，不顧巖危跋涉。沿黃河走了兩日，卻無渡船。宜生對晁田曰：「前日來，到處有渡船；如今卻無渡船者何也？」

只見前面有一人來，晁田問曰：「過路的漢子，此處如何竟無渡口？」

行人答曰：「官人不知：近日新來兩個惡人，力大無窮，把黃河渡口俱被他趕個罄盡。離此五里，留個渡口，都要從他那裏過，盡他掙勒渡河錢。人不敢拗他，要多少就是多少。」

宜生聽說：「有如此事，數日就有變更！」速馬前行，果見兩個大漢子，也不撐船，只用木筏，將兩條繩子，左邊上筏，右邊拽過去；右邊上筏，左邊拽過來。

宜生心下也甚是驚駭：「果然力大；且是爽利。」心忙意急，等晁田來同渡。只見晁田馬至面前，他認得是方弼、方相兄弟二人，在此盤河。

晁田曰：「方將軍！」方弼看時，認得是晁田。

方弼曰：「晁兄，你往那裏去來？」

晁田曰：「煩你渡吾過河。」方弼隨將筏牌同宜生、晁田渡過黃河上岸。

方弼、方相相見，敘其舊日之好。方弼問曰：「晁兄往那裏去來？」

晁田將取定風珠之事說了一遍。方

弼又問：「此位是何人？」晁

田曰：「此是西岐上大夫散宜生。」

方弼曰：「你乃紂臣，為甚事同他走？」

晁田曰：「紂王失政，吾已歸順武王。如今聞太師征伐西岐，擺下十絕陣。今要破風吼陣，借此定風珠來。今日有幸得遇你昆玉。」

方弼自思：「昔日反了朝歌，得罪紂王，一向流落；今日得定風珠搶去，將功贖罪，卻不是好，我兄弟還可復職。」因問曰：「散大夫怎麼樣的就叫做定風珠？借吾一看，以長見識。」

宜生見方弼渡他過河，況是晁田認得，忙取出來遞與方弼。方弼打開看過了，把包兒往腰裏面一塞：「此珠當作過河船資。」遂不答話，逕往正南大路去了。

晁田不敢阻攔，方弼、方相身高三丈有餘，力大無窮，怎敢惹他！把宜生嚇得魂飛魄散，大哭曰：「此來跋涉數千里程途，今一旦被搶去，怎生是好！將何面見姜丞相諸人！」抽身往黃河中要跳。

晁田把宜生抱住，曰：「大夫不要性急，吾等死不足惜，但姜丞相命我二人來此取珠。吾等死於黃河，姜丞相不知信音，有誤國家大事，是不忠也；中途被劫，是不智也。你我如今不明不白死了，兩下耽誤，其罪更甚。」

宜生歎曰：「誰知此處遭殃！」二人上馬往前，加鞭急走。

行不過十五里，只見前面兩桿旗旛，飛出山口，後聽糧車之聲。

宜生馬至跟前，看見是武成王黃飛虎催糧過此。宜生下馬。

武成王下騎，曰：「大夫往那裏來？」宜生哭拜在地。

黃飛虎答禮，問晁田曰：「散大夫有甚事，這等悲泣？」

宜生曰：「吾二人奉丞相命取珠，渡黃河時竟被人搶去了。」

黃飛虎曰：「幾時劫去？」

宜生曰：「去而不遠。」

飛虎曰：「不妨。吾與大夫取來。你們在此略等片時。」

飛虎上了神牛，此騎兩頭見日，走八百里。撒開轡頭，趕不多時，已自趕上。只見弟兄二人在前面愧愧蕩蕩而行。

黃千歲大叫曰：「方弼、方相慢行！」

方弼回頭，見是武成王黃飛虎，多年不見，忙在道旁跪下，問武成王曰：「千歲那裏去？」

飛虎大喝曰：「你為何把散宜生定風珠都搶了來？」

方弼曰：「他與我作過渡錢，誰搶他的的？」

飛虎曰：「快拿來與我！」方相雙手獻與黃飛虎。

飛虎曰：「你二人一向在那裏？」

方弼曰：「自別大王，我兄弟盤河過日子，苦不堪言。」

飛虎曰：「我棄了成湯，今歸周國。你既無所歸，不若同我歸順武王御前，亦不失封侯之位。不然，辜負你兄弟本領。」

方弼曰：「大王若肯提拔，乃愚兄弟再生之恩矣，有何不可。」

飛虎曰：「既如此，隨吾來。」二人隨著武成王，飛騎而來，霎時即至。宜生、晁田見方家兄弟跟著而來，嚇的魂不附體。

武成王下騎，將定風珠付與宜生：「你二位先行，吾帶方弼、方相後來。」宜生、晁田星夜趕至西岐篷下，來見子牙。

子牙問：「取定風珠的事如何？」

宜生曰：「險些被奪，幸被武成王救回在此。」

子牙大喝：「宜生！幸是此珠，若是國璽，也被中途搶去了！且帶罪暫退！」子牙將定風珠上篷，獻與燃燈道人。

眾仙曰：「既有此珠，明日可破風吼陣。」